

# 陈文令:做艺术不仅仅为了贡献美丽



陈文令的事业是从小红人系列作品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瘦弱敏感瑟瑟发抖的孩子,是陈文令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自我写照。

文/阿紫

## 红孩儿是社会性的写照

1969年,陈文令出生在泉州安溪,70年代末期,正是中央的土地改革时期,春耕、除草、种粮食,陈文令在这个闽南小村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挥洒着童年和少年,懵懵懂懂梦想着自己的人生:有一技之长将来就可以有饭吃。

1984年,陈文令考上福建省最好的艺术技校——福建工艺美术校的中国画专业。对于从小摸爬滚打的“野孩子”,陈文令到了一个新天地,总感觉浑身的力气使不完,中国画的人文气质并不适合他。于是他自学雕塑,凭着内心的冲动刻木雕。做雕塑!

坚定的理想和坚韧的意志让陈文令的生活充满希望。

1993年,轰动一时的罗丹雕塑展在上海展出,陈文令自筹资金去了上海看展览,又毅然地去中央美院进修了一年。资金耗尽之后,陈文令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厦门。他的艺术历程从此开始一线光芒。

“厦门市是经济特区,也是精神的沙漠。我到了厦门发展全凭着一股子小时候的野性,我不相信走不出一条路,我思考的是:当艺术还是零的时候,我对世界能够提供什么?那么我只能从内心开始挖掘。”

少年的经验和生命状态的体现,促成了红孩儿的诞生,这就是陈文令

的少年自传,也是陈文令得以出道的第一套作品。开始的红孩儿系列更像是从福建民间艺术中脱胎而来,带着稚气和乡野的猛劲。而之后红孩儿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通体闪亮的红色。

“在厦门的环境里面,一定会把我用的这个红色逼出来。我的工作室离海边只有几分钟路程,沙滩被阳光照过去金灿灿的,绿草地蓝天碧海,在这里没有什么颜色能够表达这种野性的东西。艺术品要给人一种新鲜感,一定要是陌生的、有排他性的。”

2001到2002年,陈文令屡次北上,到北京寻找出路。但是没有经费也没有人脉,当时的艺术界没有那么多的画廊和空间,碰得灰头土脸之后只得又回到厦门。挫折感总会激发陈文令更大的力量。这时候机遇也会善待能够坚持得住的人。一个台湾人赞助陈文令二十几万,陈文令也卖掉自己一间房子补贴进去,破釜沉舟之后,他的第一个展览在厦门的海边开幕了。

“我把100多件红色雕塑铺满沙滩,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当时使用汽车烤漆做雕塑的很少,因为它像塑料制品,而当时流行的是精英艺术,用学院标准来看,我做的是工艺品。我就是抱定了心思,完全是乱来。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我自己能理顺矛盾解决问题就可以。我请了30条船,船头摆满2米高的小红人在海边游过。小红人站在船头瑟瑟发抖,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也带有极大的社会普遍性。”

红孩子的作品在当时的南部中国引起了相当的轰动效应。很多重要媒体跟踪报道或者转载了这套作品,把它作为当时流行的大地艺术的概念大加赞赏。当时中国一些地区尤其南部已经富裕起来的,带来对于物质欲望的无限追求。陈文令的红孩儿正是把当时这一代人带回去,用每个红孩子本真但是无奈带有嘲讽的表情和瘦弱坚韧的体态,表现了浸泡在物质世界里面的冲突和差异。陈文令用这种方式获得了成功,也得以参加了广州三年展等全国重要展览,虽然开始没有任何销售机会,但陈文令肯定了自己艺术存在的意义。

## 艺术的目的不仅仅贡献美丽

随着当代艺术在一些大城市中蔓延,很多人投入到艺术创作中,而一些成熟的艺术创作方式难免对后来者有所启发。陈文令的红孩子出炉之后,逐渐烤漆成为很主流的雕塑方式,红色随着政治或者艳俗题材的蔓延也成为时尚。艺术不应该追随任何市场,而是创造先锋。2002年,陈文令参加完上海双年展之后,就不再创作红孩儿了,而是开始做“猪”的系列。

“我早期的猪的雕塑也更像民间的东西,民间是亚文化,是通俗的文化。但当代艺术品价格如此之高,还应当有一些精英性。我的猪正是要把这两点打通,如果将来说到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我想这就是我的贡献。”

陈文令的“猪”的系列作品在主体上有过三次主要的变化:幸福生活、英勇奋斗和现在正在创作的物神。物质生活的不断张扬,使物质生活的合法性成为幸福生活的唯一准



则,人的精神生活被贬低,“幸福生活”就是针对上述的问题所产生的作品,是属于解构性的作品,它带有强烈的反讽与批判性,正契合当代艺术主旨的倾向性。而“奋斗系列”反映了更多社会性和普遍性的东西。“物神系列”将在9月份亚洲艺术中心的展览中亮相,相比之前的作品,物神系列将更加的有力,某种程度上更加刺激和令人不快。

“猪是最传统最民间的艺术形象,而我正是利用了这个祖先的艺术样式,表达了我对新世界的看法。猪在每个人眼中是不同的,也许贪婪、快乐、聪明、懒。在我看来首先是快乐的,猪被杀的叫声都像是在唱歌。而何谓物神?中国一直是一个偶像化的体制,我们对于偶像当然有崇拜,有盲目,但也有仇恨,看我作品中围绕在大猪身边的小猪带着血丝的眼神就可以理解这种仇恨。这正是我要给作品赋予的多重的意义指向。”

我应该调整我面对的艺术生态,艺术的目的不仅仅是贡献美丽。”

# 刘佳:“80后”在诙谐中批判



◎本报记者 杨琳

在上海美术馆3楼,一场名为《传奇》的雕塑展正在展出:艺术家将人和动物的角色转换,将人兽合一,这里充满了幻想、变异、讽喻、戏谑、幽默而荒诞。让人似乎进入了一个虚幻的卡通世界,一个充满着寓言的世界,这就是“80后”年轻艺术家刘佳的作品《人间戏剧》系列和《家居》系列。

## 从逆境中成长

与往日的大型雕塑展非常不同,展出的近20件雕塑作品被分散在一个如同家居房间式的私密而舒适的空间里,灯光柔和地照射在每件作品之上,让人不由自主地想与这些作品进行亲切地对话。作品在这里,既有呈现上的连续感又令观者感觉到作品的相对独立和不受干扰性。

当他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作品就

被前去四川美术学院考察的法国图卢兹阿巴图瓦现代艺术馆馆长偶然发现并一眼看中。经过简短的交流后,馆长就主动向刘佳提出了邀请,让他到他们的艺术馆去做展览,所有费用都由阿巴图瓦现代艺术馆负责。

出生于重庆的刘佳家境并不富裕,考上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虽然令父母很开心,但高额学费却让父母不堪重负。一直都勤奋、好学且不怕苦的刘佳只让家人支撑了半年的学费,之后的学费、生活费以及创作所需的材料费、制作费都是靠刘佳自己帮人家做城市雕塑或设计得来。正是这份不易和艰辛,让他更加珍惜他每一分每一秒的学习和创作时间,除了吃饭睡觉上课打工之外,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学校的创作室里度过。

## 人和物的“关系”始终是主题

对于“80后”,大家都有个一致的印象:时尚、自我、超级幻想、玩酷、缺乏责任感……然而,在1982年出生的刘佳身上却很难找到这些特质。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深刻体会到他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思考和批判。在他的《人间戏剧》中,爬行在地上的“斑点人”被站立起来的斑点狗牵着,一只穿着屠夫围裙的肥猪扛着盖上“合格章”的人体,马骑在人的身上挥舞着鞭子,一只猫像人惯常对它们所做的那

样拎起了人的后颈……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给可笑地转换了角色。这种具有颠覆性和虚拟性的表达,虽然荒诞不羁,但却深刻揭示了人类与动物之间极为不平等的关系,也暗示着强势与弱势、阶层与阶层之间微妙却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然而作品给人的视觉感受并不沉重,相反透露着狡黠和幽默。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青年艺术家的顽皮,他用蓄意的嘲讽和捉弄,挑战者的至高无上和现存世界的生物秩序。

在之后的《家居》系列中,人和动物不仅没有了区别,反而合二为一,成为兽首人体的异形物。这里人被兽化、被无限缩小,与巨大的物体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与夸张的手法将艺术家的批判显得更加强烈和透彻。在他的创作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每一件作品都有两个关照面,不是人与狗、人与马、人与羊、人与猪,就是人与浴盆、人与桌子、人与沙发。这样的创作,一方面源于他从小就喜欢与动物相处,另一方面则是对物与物的“关系”这个话题的兴趣和研究。

## 严肃的话题不一定严肃地表达

他认为,所谓的社会批判虽然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但不一定要用严肃的方式将它表现出来。难得是在笑容中体会主人公内心不可言喻的“苦”、“痛”和

“悲”。刘佳说:‘80后’对社会、对人生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批判,只是我们不喜欢太严肃,我们有着与‘70后’、‘60后’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因此,刘佳用轻松、戏谑的个人化语言去进行表达,他不是要背离这种严肃性,只是一种个性化和生活体验的结果。

在采访的最后,刘佳表示,在创作上他还会继续从虚拟的空间中去阐释人和物的关系,以现在的方式继续往下挖掘下去。毫无疑问,对于一位年轻艺术家来说,刘佳的开头是很成功的。但是,艺术创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花很多时间将它延续下去,刘佳的未来还有无限的空间,值得关注。

